



“夜郎见证”丛书

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 编

GUWANGGUOXUNZONG

古王国巡踪

——夜郎遗址见证

唐文元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夜郎见证”丛书

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所 编

古王国巡踪

——夜郎遗址见证

唐文元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王国巡踪:夜郎遗址见证 / 唐文元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1

(夜郎见证丛书)

ISBN 978-7-221-08747-8

I. ①古… II. ①唐… III. ①夜郎-文化遗址-简介
IV. ①K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7827号

古王国巡踪

——夜郎遗址见证

唐文元 著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责任编辑: 程亦赤 龙建人

封面设计: 熊 锋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捷美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开 本: 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别: 2009年12月第1版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08747-8 **定价:** 25.00元

前 言

乌蒙山,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有它粗犷、豪迈的外表,也有它深沉、含蓄的内藏。其外表犹如韩愈诗:“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而其内藏却似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乌蒙山深处的古夜郎文化,就是它既耀眼,又朦胧的内藏,这种内藏,在乌蒙山腹地的赫章县可乐镇表现尤其突出。

可乐,在中国地图上,你就是用高倍放大镜苦苦搜寻,也不会找到它的踪影,因为在现代行政区划中,它只不过是一个乡镇的所在地。就是它所归属的赫章县,在旧中国,口碑也极不光彩。过去的赫章,被说成是:“威(宁)纳(雍)赫(章),去不得”的地方之一。究其原因,乃边远、落后、贫穷。因此,没去过赫章的人,都把它想像成“瘴疠”之地,视作禁区。但也有“好奇”之人,不畏艰险,勇闯禁地,谁料,许多人一闯,则很快改变成见,进而流连忘返,其中之奥妙,就在于赫章有着过去未被人们发现的丰富文化宝藏。且不说乌蒙高原迷人的旖旎风光,大山内外富饶的农林矿产资源,乡镇村寨中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习俗,就是可乐两千多年前祖先留下的遗迹遗物,在贵州、在西南,乃至在全国已逐渐被人们另眼相看。尤其是可乐考古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继而可乐古遗址于2001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乐再不是过去那个身居深闺的“丑小鸭”,如今的她,已再现其祖先的遗传基因,出落得韵满丰腴,百媚千娇。

目 录

第一章 初识可乐	/ 1
一、可乐名称的由来	/ 1
二、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 1
三、可乐的交通状况	/ 2
四、可乐的经济组成	/ 3
五、可乐的民族成分	/ 4
 第二章 再识可乐	/ 5
一、可乐古代文明的发现	/ 5
二、可乐的地下文化	/ 9
三、可乐古文化的特点	/ 13
四、可乐的主人	/ 17
五、可乐——夜郎考古宝地	/ 26
六、典型文物鉴赏	/ 37
七、乌蒙高原神秘的向天坟	/ 67

第三章 追寻“可乐人”的足迹	79
一、旧石器时代的贵州古人类	80
二、新石器时代的贵州古人类	82
三、“可乐人”的族属追踪	83
四、夜郎国消亡后的遗迹	86
第四章 放眼夜郎	95
一、威宁中水古墓葬	95
二、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	101
三、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	107
四、铜鼓山遗址第二次发掘	114
五、“拣”回来的夜郎青铜器	116
六、可乐铜鼓声震夜郎	117
第五章 展望可乐	126
一、旖旎的高原风光	126
二、醉人的民族风情	136
三、饮罐罐茶，聊古今事	146
附录：可乐的明天：《可乐遗址保护发展总体规划》	159
参考书目	195
后 记	196

第一章

初识可乐

一、可乐名称的由来

可乐一词,源于彝文柯保洛姆(意为可乐大城)。据彝文文献记载,历史上的柯保洛姆曾与重庆(储奇保姆)、成都(勒姑保姆)、昆明(勒播保姆)并列。后为朱歪土目所治。清雍正六年(1728)属归化里。民国初年置威宁北三区公署,1942年置柯保乡公所,后又易名为可乐。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置可乐区公所,1954年置可乐乡人民政府,区乡两级并存。1958年置可乐人民公社,1959年并置可乐区人民公社,置可乐管理区,1962年恢复乡级公社,1984年置可乐镇,1992年以可乐镇、大山乡、麻山彝族苗族乡、新民苗族彝族乡并建彝族苗族乡。土地面积155.25平方公里。

二、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可乐位于黔西北乌蒙高原的赫章县西部,距县城60公里。东经 $104^{\circ}23'34''$,北纬 $27^{\circ}14'23''$ 。东与朱明乡接壤,南与铺处乡交界,西与河镇彝族苗族乡比邻,北与结构彝族苗族乡相连。可乐地貌复杂,中部为高原丘陵,

四周为峡谷。地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属暖温带气候区,为南温带——中温带之间所特有的高原山区气候类型,海拔平均 1962 米。由于低纬度、高海拔和复杂的地形地貌,形成了以下的气候特征:

四季分明,白昼时间夏长冬短,春秋多变。无霜期 228 天。

区内夏秋两季雨量充沛,年降雨量 847.8 毫米,年平均地面蒸发量为 640 毫米。冬春两季雨量稀少,有的年份出现干旱。

年平均气温 16°C ,日照时数 1445.8 小时/年,多年平均风速 2.1 米/小时,多年最大风速 29 米/小时(1983 年),气温垂直变化和地区差异明显,冬暖夏凉。

森林覆盖率 15%,荒山草坡 1.5 万亩。

可乐的中心,即乡政府所在地,是一块镶嵌于乌蒙山中的冲积坝子,坝子长约 4 公里,宽约 2 公里,乌江源头麻腮河和可乐河在这里交汇,合流后又缓缓向东流去,汇成更大的六冲河再注入鸭池河,最终流入乌江。这两条源头小河给这块坝子留下了孕育万物和可乐文明的甘露。依河流走势,南北为连绵的群山,东西则平缓舒展。这里虽属贵州的高寒山区,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冬季下雪,可乐坝子南北的山梁上白雪皑皑,坝子里却即下即融。

可乐山多、沟多、水多、雾多。新民梁子、舍虎梁子、结构梁子居高临下,蜿蜒起伏。纵横交错的沟壑,规范着清澈的溪河潺潺流淌。晴朗的早晨,舍虎梁子、结构梁子和蟒洞沟一侧,常会出现茫茫云海,蔚为壮观,是赫章县八大景观之一。

三、可乐的交通状况

可乐解放前是一个被大山封闭的乡村,与外界的联系仅靠传统的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艰难跋涉。解放后,政府投资修了一条公路,自赫章县城直达可乐,其间需翻越新民梁子和结构梁子,道路狭窄,弯多坡陡,十分艰险,每到冬季大雪封山、道路凝冻,都无法进出。20 世纪 90 年代,赫章县政府为改革开放大计,将赫章至可乐的公路改道顺六冲河直抵可乐,不但缩短了路程,降低了高度,而且可以保证四季畅通无阻。这条路已成为赫章的县级公路,可通妈姑及邻县威宁的羊街、云南的彝良。

可乐,既然彝文记载曾经是个大城,那么在它繁荣昌盛的时期是靠什么来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呢?有人调查,在可乐坝子外有两条古驿道,分别经由新民梁子、结构梁子和天桥、清水、葛布向远处延伸。而可乐坝子尚未发现通往外界的古驿道,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可乐在近代史上,一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基层行政建制,古代史上,又曾经设过汉阳县、汉阳都尉治。彝族进入该地后,又一度与昆明、重庆、成都齐名,按常理交通应该是十分发达的。但繁荣的同时,也会使一些传统的、落后的、不适应形式的东西遭到破坏,这已为大量古代、现代的事实所证实。但是,只要曾经存在过,地下的遗迹遗物总会见证它曾有过的辉煌。

1958年,可乐农民挖地时出土了一件东汉铁炉,炉身内壁铸有“武阳传舍比二”六字隶书铭文。“武阳”,县名,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隶属犍为郡。东汉至六朝,为郡治所在地。“传舍”,是古代交通线上驿传人员食宿的设置。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在南夷地区设置邮亭后,开辟了一条北起犍为,南达南夷的交通要道,可乐是必经之地。东汉后期,还可能建有“传舍”,而且“传舍”的管理人就是从“武阳传舍”调派来的,因为当时的可乐是南夷地区一处非常重要的军事重地。否则“武阳传舍”的铁炉,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到可乐呢?相信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定能找到可乐通往外界的古驿道踪迹。

四、可乐的经济组成

可乐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乡,因为辖地多山,因此又以旱地农作物为主,有包谷、洋芋、豆类、小麦、水稻等。牲畜有牛、马、羊和猪;土特产有烤烟、大蒜、核桃、苹果、梨;矿产资源有煤、铁、铅、锌。牲畜产品中的可乐猪,可谓远近闻名,在云贵两省的部分地区,流传着这么一句民谚:“宣威火腿可乐猪。”这句民谚一方面说明驰名中外的宣威火腿是以可乐猪的腿做原料腌制而成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二者都是名声在外。

可乐猪是以放牧为主的山地型良种猪,又称“乌金猪”。这种猪主要的特点是早熟耐寒,体质坚实,四肢粗壮,腰长膘厚,特别是大腿肌肉丰满细腻,是腌制火腿的最佳选料。可乐猪尤其适合高纬度、高海拔地区饲养。

可乐是可乐猪的集散地,乡所在地的猪市包包,就因猪的交易而得名。每逢赶场天,这里商贩云集,猪贩子将仔猪贩运到云南宣威、昆明及省内各地,日销售量可达千头。近年来,随着品种改良技术的推广,赫章县政府提出“保种繁育”的构想,可乐猪在保持原有品质不变的情况下,品种变得更加纯正、优良,产量也得到大幅度增加,使可乐猪成了可乐的支柱产业之一。

五、可乐的民族成分

1990年可乐人口为25924人,主要有彝族、苗族、汉族、布依族、白族等。其中彝族5252人,占20.3%。

历史上可乐的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秦汉时期这里曾置汉阳县,其主体民族是濮人,魏晋以后称之为“僚人”。因彝族默部十九世勿阿纳(贵州水西彝族始祖),曾在此“杀牛集会,赶走濮君”,“辟土建国”。从此这里就成了彝族默部的政治中心,成了与昆明、重庆、成都齐名的大城。原来这里的主人,其中一部分被赶到牂牁江以南,成了以后广西境内的瑶族,时至今日,广西一带的瑶族祭祖时,还手执火把,口中喋喋不休地唱道:“回锅落去!回锅落去!”“锅落”就是可乐的谐音,也是可乐乡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小地名,即锅落包,因形似一口大锅而得名,这里也是可乐地下古文化埋藏最丰富的地点之一。

第二章

再识可乐

一、可乐古代文明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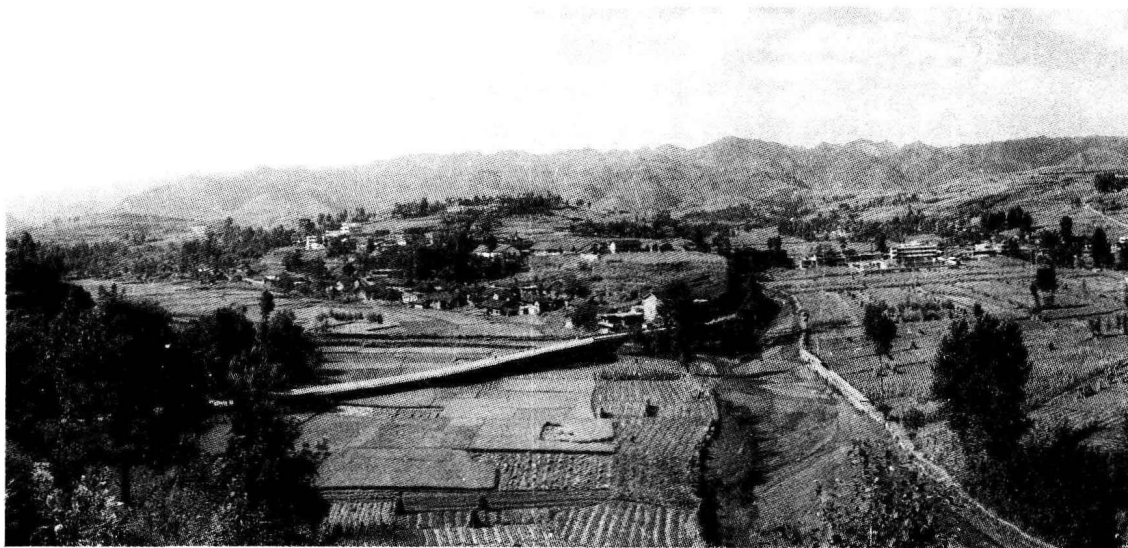
世间万物就是这样,看似偶然的事情,其中定有它必然的原因;看似必然的事物,又需偶然的机遇才能显现。可乐古文明的发现,虽属偶然,但又有它必然的基础,那就是可乐地下客观埋藏的大量珍贵文物。

1958年,可乐区辅处人民公社罗戈寨的农民,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偶然挖出了一件他们从未见过的大铜器,乍一看,很像一口大锅,仔细观察,锅的外壁和“底”部又有许多奇妙美丽的花纹,有的说是一口大锅,有人提出异议:“锅底有必要铸花纹吗?”也有人发挥想象,说这肯定是古时候大户人家的坐墩。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于是,他们用背篋将这口“大锅”背到区政府,区政府又一级一级上报,最后,由贵州省博物馆派人鉴定,认定所谓的“大锅”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铜鼓。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又亲临现场踏勘,确定这是一处汉代遗址,至此,可乐考古敲响了开幕前的鼓声。

1960年11月—1961年1月,贵州省博物馆派人到可乐区进行黔西北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他们在区粮管所西面1~1.5公里的地方发掘了7座汉墓,这7座墓葬地表都有封土,封土的直径、高低不等。除M7(M,考古上代表墓葬,下同)1座因扰乱过甚,墓形无法辨认外,其他6座墓从墓的平面

形状可分为三种：铲形单室土坑墓 1 座、铲形单室砖墓 4 座、铲形双室砖墓 1 座。其中 5 座砖室墓墓顶均为拱券，故当地群众称之为“瑶人堡”，他们认为是古代“瑶人”居住的“房屋”。7 座墓中除 M5 保存完整外，其余 6 座均遭严重破坏，尽管如此，还是出土了数十件文物。这 7 座墓都属东汉时期的汉族墓葬，时代和族属不属夜郎文化范畴，但在可乐这块特殊地域里的发掘，却为夜郎考古徐徐拉开了序幕。

1976 年 7 月，可乐区水营乡的农民在雄所屋基犁地时，挖出了一批青铜器。同年 11 月，省博物馆派人实地调查，在此发现一座大型汉代土坑墓，并进行了科学的清理发掘，出土文物 100 余件。1977 年 9—11 月以及 1978 年 10—12 月，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可乐进行大型发掘，参加发掘的还有赫章县文化馆、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师生。这次共发掘了战国至西汉的遗址 75 平方米，战国至两汉的古墓葬 207 座，出土文物 1300 多件。值得一提的是，这 207 座古墓中，汉族墓葬只有 39 座，而少数民族墓葬却有 168 座，而且这两类墓葬的分布泾渭分明，汉族墓葬基本都分布在可乐河北岸雄所屋基、可乐区医院、赫章县第三中学、营盘、燕家坪子、马家包包等地；少数民族墓葬则全部分布在可乐河南岸的祖家老包、锅落包、罗德成地。在撰写发掘报告时，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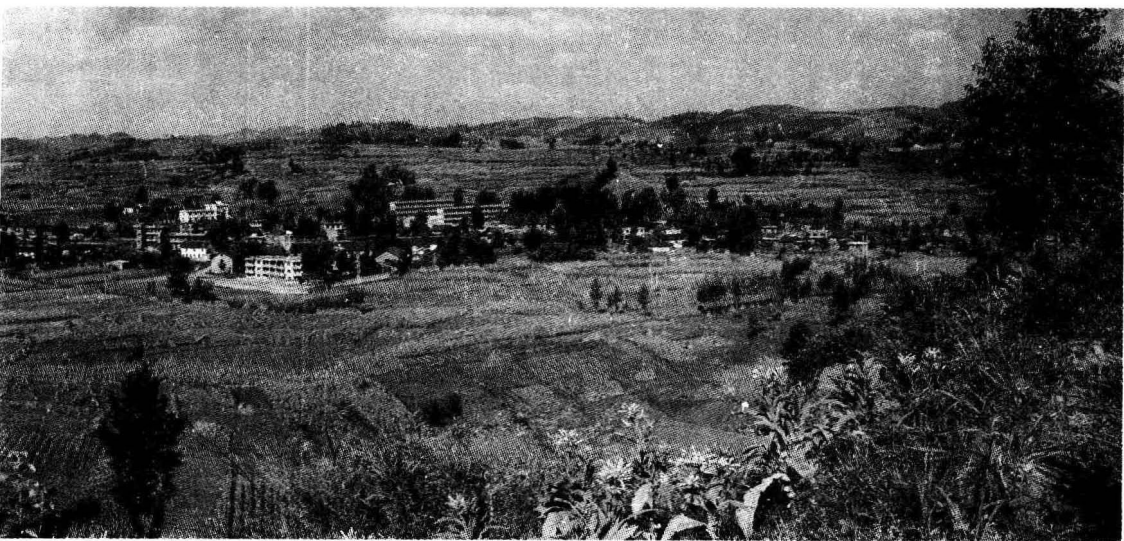


可乐遗址全景

工作者为区别两类墓葬,把汉族墓葬称为甲类墓,把少数民族墓葬称为乙类墓。甲类墓的时代大约在西汉昭帝(公元前86年—公元前74年)以后至东汉初期,乙类墓的时代延续较长,上限可早到战国晚期,下限相当于西汉晚期。使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的是,乙类墓葬不仅形制、规模与甲类墓截然不同,出土文物也风格各异,更特别的是,乙类墓中有多座墓主人头部是用铜釜、铁釜或铜鼓套在头部而葬的,这种奇怪的葬俗,国内外闻所未闻。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夜郎,想到了多少辈人苦苦追索而不见其踪的这一历史悬案,今天终于触摸到了她的一丝“秀发”。至此,可乐考古的舞台开始进入了戏剧性的高潮。

2000年9—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赫章县文物管理所,再次在赫章县可乐镇可乐村进行大型发掘,共发掘战国至西汉墓葬111座。这次发掘区位置在可乐河南岸相邻的山麓,一为锅落包,共发掘4座墓,其中3座为汉族的土坑墓,1座为少数民族的土坑墓;另一处为罗德成地(山名),共发掘107座,皆为少数民族墓葬。

罗德成地发掘了两个工区,两个工区相距约20米,二工区地势高于一工区。一工区发掘26座,二工区发掘81座。这两个工区仅占罗德成地山麓的



东侧一隅,据调查,罗德成地还分布着较多的墓葬。

这次发掘的 111 座墓葬,除三座汉族墓葬与省内其他地区的汉墓形式和内涵相似,少数民族墓葬除可乐外,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而且其多种特殊的埋葬形式,格外引人注目。20 世纪 70 年代曾在可乐发掘出战国至西汉时期用铜釜或铜鼓套于死者头部的墓葬,后来在编写报告前,经考古工作者反复研究、推敲,最后定名为“套头葬”。当时发现的“套头葬”,葬式较单一,除一座墓用铜釜套头外,还用了一个铁釜套于死者的脚部,其余的“套头葬”都是只套头部。另外这类墓葬是否使用棺木作葬具等情况也不甚清楚。但这次发掘的五座“套头葬”,却包含了不同的套头葬方式,同时也澄清了过去不甚清楚的一些问题。

只用铜釜套头的墓葬有 3 座,所使用的铜釜都是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鼓形铜釜。其中一座(M264)还用不规则的石块沿墓坑壁垒砌一圈,高度仅 10~20 厘米,其用途有待研究。铜釜套于死者头部的位置也很奇特,不是将整个头部置于釜内,而是仅仅套在死者的头顶,面部大部分露于铜釜口沿外,好似武士戴的头盔。



套头葬出土情况(M274)

另外两座“套头葬”的埋葬方式更为特殊。其中一座(M273)是用一件大铜釜套头,又用一件铜洗垫于脚下,同时右臂下也垫有一件铜洗,左臂旁侧立一件铜洗。另一座(M274)是这次发掘的古墓中墓主身份最高的墓葬,共出



M274 大铜釜上的立虎

土器物近百件,套头的铜釜形制、尺寸、铸造工艺都十分精美、壮观,是贵州出土铜釜中的佼佼者。盖脸、盖臂的铜洗也显现出一种高贵神秘的气度。

这次发掘的“套头葬”墓中,都见到使用木棺的痕迹,一般在铜釜上留有少量棺木残片,有的在墓坑中部还保存有棺木侧板的痕迹。这一发现,拨开了过去对这类墓葬是否用木棺的层层疑云。

除“套头葬”外,还发现了其他几类特殊的埋葬方式。一类是用铜洗盖于死者脸部,共有2座(M296、M342)。另一类是用铜洗垫于死者头下,仅发现1座(M298)。还有一类是在死者头侧墓底插一柄铜戈,共发现4座(M331、M342、M351、M365)。可乐其他少数民族墓葬中也常发现随葬铜戈,但一般都是平置于死者胸前,这四座墓的铜戈插于土中,纯属人为的有意识行为,其中一定含有某种神秘的宗教意识。

就因为这次大规模的发掘和许多神秘、特殊埋葬习俗的发现,从而震动了国内考古界,并被评为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二、可乐的地下文化

古代可乐的文明虽已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离我们远去,但文明的信息却深深埋在这块土地下,使今人能通过科学的发掘和缜密的研究,来一幕幕揭

开它的神秘面纱,窥见可乐主人生产、生活及活动的生动场景。可乐地下文化可分为汉人遗址、土著人遗址、制造业遗址、甲类墓(即汉人墓葬)、乙类墓(即土著人墓葬)等五类。

汉人遗址

粮管所遗址地处可乐坝子中部西侧的麻腮河与可乐河汇合处的三角形台地上,台地东西长350余米,南北宽50~200米,高出河床约50米。台地东北沿麻腮河处是高约30米的悬崖峭壁,南侧沿可乐河处为陡坡地,西边和西北边的缓坡延伸地分别与中寨墓地、猪市包和马家包包墓地相邻,北接姜子林包尾部向东南延伸的台地。通过历年的调查发掘(已发掘375平方米),基本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年代范围和遗存类型,出土了大量汉代板瓦、筒瓦、瓦当、花纹砖以及石、陶、铜、铁器,同时发掘少数灰坑和窖穴。按照自然地形和一条横穿过遗址公路的分割,可以将遗址划分为两个区域:第一区位于公路以南以可乐乡粮管所仓库为中心的三角台地上,其文化堆积主要分布于中部,文化层最厚处达3.2米,没有文化堆积的地方,地表耕土下面即为风化岩石。在该区域外侧,即粮管所南部墙外,发现有夯土痕迹,推测可能为夯土城墙的遗迹。第二区位于可乐乡粮管所西面的公路北侧,该区域文化层主要分布于南、西面靠近当地居民房屋处,其中西面文化层较厚,最厚处达3.2米。中心及其他大部分地区均未发现文化层,耕土下即为风化岩石。该区域文化堆积的内涵与第一区基本相同。

粮管所遗址是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留下的一处重要的遗址,是当时镇守该地的汉族人居住的邑聚所在,邑聚周围(包括麻腮河和可乐河对岸)则是埋葬当时不同古族和家族死者的成片墓地。遗址东邻峭壁,南面发现有夯土城墙的遗迹,可以推测该遗址除向麻腮河的一面可能利用天然屏障外,其余坡度较平缓的三面都应有夯土的城墙围绕。由于该遗址与周围众多两汉文化的墓葬同时,可以推断,该遗址至迟从西汉中期开始,就是汉王朝统治滇东黔西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为探讨汉文化向南夷地区渗透和贵州早期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粮管所遗址中心部位的坡顶上虽早已建筑林立,坡周围也不知何朝何代开成了农田,但残碎的汉砖汉瓦俯拾皆是,并时有铜、铁等金属文物出土。特

别是坡地的下半部,过去农民犁土种地,经常拾到残断的刀、剑、箭及蒺藜。毋庸讳言,在遥远的汉代,这里曾经为高墙围护,其间耸立着辉煌的大型建筑,墙外戒备森严,土民们可望不可即;建筑内朝钟暮鼓,欢歌笑语。或许是为了生存,也许是为了扩张,抑或是因民族间思想感情的差异,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那时候还没有火器,自然听不见枪炮声,但战鼓声中,人喊马嘶,场面异常激烈,无数生命就在这人与人的厮杀中倒下,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追溯这段历史的地下遗存。

土著人遗址

柳家沟遗址地处可乐河北岸可乐乡政府之北水营村民组柳家沟缓坡地上,东南邻陈家屋基墓地,西北邻水营墓地,东北较高处为王家包包墓地,西南隔可乐河与锅罗包墓地相望,距河床相对高程约 50 米。遗址位于二级台地上,由于水土流失和上个世纪 70 年代当地村民的坡地改梯田活动,遗址上部破坏严重,仅在中部偏东处有厚约 0.4~1.5 米的文化堆积。根据 1977 年和 2004 年的试掘钻探结果,这里出土了大批陶片、石器及少量铜器残片,器形均为生活用器,其风格特点与相邻的汉式墓葬出土的文物迥然相异,且时代明显偏早。陶器除两件纺轮外,无一完整器形,经仔细分类、辨认,大致有罐、杯、釜等。器底有平底、圜底、圈足。陶质绝大部分为夹砂粗陶,极少细砂陶。陶色有黑、灰、灰白、红等。因为这里紧靠可乐坝子,依山面水,是可乐的“风水宝地”之一,这也注定了它是强权者的必争之地,也是后来者开垦耕作的沃土,因此,人为的破坏较为严重,只能给后人在边坡土坎中留下一些破罐子、碎陶片。这也够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曾经是可乐土著人居住和生活过的家园。

柳家沟遗址是可乐遗址中年代较早的一处,其年代及文化性质与可乐河对岸的祖家老包墓地、罗德成地墓地、顺山墓地相同,即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间的居住遗址,它们共同构成了汉王朝势力进入这一地区以前当地土著居民的一个完整的聚落遗址,对于了解当时的聚落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石寨山(位于云南的滇池旁)文化时代云贵高原上的遗址墓地发现多而居址发现少,柳家沟居住遗址的发现就显得尤为重要,对认识石寨山文化时期黔西地区的文化面貌和遗址布局提供了重要的信息。